

『腐败的改进』歪用

◆北京/杨庆春

意

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所研究的关于交易双方在原来基础上都得到好处的一种经济活动,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帕累托改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在经济的市场上捞足了油水,还贪得无厌大大方方地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另一种“改进”的文章来——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腐败。青年学者卢周来说,这种腐败对于局中人——行贿者与受贿者——来说,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为,一方面,行贿者通过行贿得到合同,最终收益肯定会超过其行贿花费;而另一方面,受贿者也得到了本来可能得不到的好处。所以,在行贿者与受贿者都在暗地里心满意足地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时,没有人会怀疑他们都同时是腐

败行为的受益者,腐败行为并没有损坏他们两人中任何一方的福利,相反还增加了他们的福利。“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在一“行”一“受”之间,交易双方在原来基础上既然收获着共同的利益,也一定滋生出共同的乐趣。乐趣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吧,追求幸福的生活,难道还有罪过吗?

问得好!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这种“改进”,就有积极派与消极派之争。社会学家郑也夫在《腐败的正负功能》一文中列举了各种不同类别。有一种积极派认为,行贿反映着企业精神,行贿活动也构成了一种竞争。最大数量的贿赂可能正代表了像样的企业,只有他们能拿出或从经营中存留下这笔“为车轴加油”的费用,并能看准机会在何处加油。有一种消极派则认为腐败窒息了企业精神,因为在腐败盛行的地方,那些最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大多偏离企业活动,寻找公共领域中更赚钱的机会,原因是后者在收益上往往数倍于前者。

我不是据听,而是据看,看一些新潮经济学家的洋洋大著,知晓积极派在庙堂。一般情况下,我把庙堂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掌门人”;一类是“看门人”;一类是“进进出出的人”。“掌门人”不言而喻,决策者也、领导者也;“看门人”依工作性质,各司其门。一些成名成家的头面人物为转轨时期的不同决策者们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解释,什么“腐败是一个次优选择”,什么“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什么新体制还要靠腐败而出呢?真乃妙趣横生!对新体制的热望、渴盼和呼唤,我心“依新”不

“依旧”;但要“腐败出一套新体制”,靠行贿和受贿来提高我等百姓的生活水平,我绝对认为那是在哄骗我。所以,我是这“改进”的消极派。消极派在民间,这结论不会错。听听民间反腐败的声音,绝望之中含有多少抗争,无奈之中生出多少梦想!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谙熟这种“腐败有理”论,但从新华社今年7月31号“成克杰收受巨额贿赂被一审判处死刑”和8月9日“李平伙同成克杰受贿一审判判处无期徒刑”的电讯看,成克杰、李平以及向他们行贿的原银兴公司负责人周坤、原合浦县副县长甘维仁、还有帮他们“转贿”的张静海等等人物,一定是这种“改进”的积极拥护派。电讯稿只罗列实事实,报道实情,那一个个年份,加之一堆堆数字,合计着成克杰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与李平共同收受贿赂款物达4109万余元,读起来简直枯燥乏味,但根据现有内容作一下分析,就会发现积极派拥护的原因所在。我现在就一边分析一边猜测:行贿的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第一次行贿,肯定是害怕(收不收),伴随着担心(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没多



久,“好处费”换来了好大的工程,无疑给下一次行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久而久之,行贿者在“行”的过程中,渐渐产生着无以名状的乐趣。但是,又有几人还能在乐极之时,想着悲从乐中生?第一次受贿肯定是害怕(收了不会出事吧),伴随着喜悦(权力真好啊,越大越好)。收!收了再说。利用职务便利,获得丰厚的福利。久而久之,受贿者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就像牛市一样一个劲地飙升,内心那个乐哇,不足为外人道也。乐不知返,岂不是死路一条!成克杰之流即使想到了权力一旦成为欲望的祭品,必是死路一条,恐怕他已身不由己,只有任凭欲望的风车撞进没有警示的深渊。

请问,歪用“改进”的积极派们,拥护一条死路吗?

本专栏题图/继石
本专栏责任编辑/肖国才